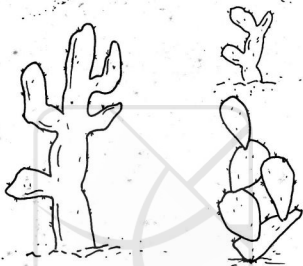


# 仙人掌的召喚

—何乃健詩選—



## 仙人掌

- 仙人掌，你該遷徙到熱帶的園林享受  
沙漠裏除了風砂與海市蜃樓  
沒有什麼值得你守候！
- 不，那兒萬紫千紅春意濃  
這裏綠洲漸萎需要我堅守！

## 孤 島

漫天的陰霾踹壓着這個孤島  
蟬鳴寂了，彷彿預先知曉  
就要到來掃蕩的  
是一場吞噬白晝的熱帶風暴

大潮汐鼓動着驚張的浪濤  
在堤岸周遭狂吼與咆哮  
小潮汐恣憑陰險的暗流  
腐蝕淺海護岸的岩礁  
沙灘上露根的椰樹不安地絮叨  
低氣壓的天空隱示台風的懸兆

很多杞人開始憂天地嗟嘆  
孤島快要陸沉了，泥濘橫屍着破船  
怒濤要蕩捲所有的田園村庄  
山洪把城市衝擊成急性的潰瘍

有的人呼喚群眾齊心去修堤築壩  
暗地里却把防波堤的石塊敲下  
搬回去鞏固自己的屋牆與籬笆；  
有的人大聲提議多植些防風林  
私下却爲了建造自己逃難的方舟  
而鬼崇地把林里壯碩的樹砍伐！

靜默中只有微小的珊瑚  
提取海中的石鹽把岩礁鞏固  
沉鬱中只有卑微的鹹木林  
沿着綿長的海岸把泥沙兜住  
刮風時還聽見綠葉在互相鼓舞——  
振作吧，別沮喪畏縮  
這孤島的根基連接着壯闊的大陸棚  
盡管海嘯喧鬧得天翻地覆  
終不能在美麗的地圖上把孤島減塗！



祖母還活着時  
總愛投入整顆心去裹粽子  
她堅持挑選梅花香的糯米  
筒里的栗子必須精緻如楚辭  
她只用從家鄉辦來的竹葉  
用過了還以帶着黃河泥味的水  
細心的把竹葉潔淨、去濕  
不管葉子依然完好，還是已經殘破  
都放在酸枝木櫃里小心安置

媽媽年輕的時候，那些年頭  
熱騰騰的粽子仍到處應股求  
雖然她不忘選用神州來的綠豆  
她也偏愛天壇牌子的五香肉  
然而她更喜歡採用甘榜種的糯米  
又說用雙溪旁的竹葉裹粽更可口

自從惡毒的謠言誣指粽子引起霍亂  
昏庸的執法人員嚴辦賣粽的攤檔  
粽子開始少人問津了  
反正不吃也無妨  
街頭巷尾盡是爪哇麵、熟狗與羊肉湯

年輕的侄兒對我說：  
還是吃熱辣辣的沙爹比較爽  
管他將來粽子的食譜會不會失傳！

我心中感到陣陣的刺痛  
我不懼怕苛政殄殲的面孔  
却擔憂孩子們不依祖母的愛心裹粽

龍的精神盡在粽子里包容  
這淵遠的手藝一旦失傳後  
忘了屈原，忘了端午的龍種  
有一天會退化爲胆怯的壁虎  
只能窩囊地活在牆角的隙縫中

## 稻草

很多年前我已知曉  
自己只是田里的稻草  
靜默里為結穗而弓背  
無聲中為下季的豐收燃燵

很多年後我豁然領悟到  
幾許稻穗被拖去墊田鼠的老巢  
而焚成灰燼的稻禾  
只能為土寸稍添些許肥料

那群自詡為稻草的親朋  
竟然不由自主地被扎成稻草人  
在風中搖曳着破袖子  
自以為肩負守護神的大任  
其實連跟前的稻穀也維護不成

我毅然把這束稻草燃成火把  
讓風揚起燎原的火花  
去燃燒荊棘，去開闢荒芭  
把濃烟吹入蛇窩鼠穴  
將火種為待燃的火把留下

端 午

爐火正旺，鍋裏的水滾燙  
像兩千多年前憤怒的汨羅江  
裹紮好的粽子在我眼前一揚  
就沉入了熱氣騰騰的沸水中  
一股地震強烈的餘波  
在我心頭閃過；呵，三闖大夫  
那是你的影子麼？  
懷着滿腔「悲回風」的幽怨與哀傷  
連同懷抱裏的巨石一起水葬？

電視機裏正映現數艘疾馳的龍舟  
百槳切浪，彷彿要逆着湍流  
划向歷史，划向時間琮琤的上游  
去把投江的三闖大夫搶救  
熒幕裏接着是一片漪漣盪漾，

垂釣的漁父在風裏呢喃  
我隱約諦聽到他低微的嗟嘆：  
唉，追尋也徒然，那纏繞魂已綻放  
朵朵芙蓉，在澹澹的澤畔  
他的堅貞，舒展成雪白的荷瓣  
他的悲憤，燃燒為如火的蓓蕾  
迸發無聲的吶喊！

窗外已黃昏，禿的傘樹  
愴然地把枝桠朝天長伸  
恍惚中我看到枯槁的靈魂，低吟着「天問」：  
——什麼時候，龍啊，你世代的子孫  
可以擺脫昏聩的楚王，不散的陰魂？  
——什麼時候，黃族的鄭卣、子蘭  
不再輪迴人間，貽害蒼生？  
——什麼時候，坎坷的民族  
將再現「國殇」裏忠耿的鬼雄？  
——什麼時候，盛世會到來  
賢能行美政，處處聞「橘頌」！

我把塵封已久的楚辭打開  
暮色挽着「抽思」的憂鬱，在詩行間徘徊  
疏簾外，寒星臨着春霧  
像詩人「涉江」時灑下千年不乾的淚  
為宗廟坍塌而永遠閃爍着悲哀  
「懷沙」與「哀郢」的心緒牽動了蟋蟀的愁懷  
悽厲地「招魂」：噫、吁、噉 魂兮歸來！

正當我的心緒隨着汨羅江畔的蕙草  
在「惜往日」的哀傷裏任憑風雨飄搖  
妻的呼喚盪起了風鈴陣陣的迴响  
喚醒了我，輕輕地闔上沉鬱的「離騷」  
孩子們圍攏着剛蒸熟的粽子  
高興地蹦跳，呼叫與嬉鬧  
我把粽子的草繩慢慢解開  
竹葉里渾圓的蛋黃，條條湧現朝陽的微笑  
我激動地把粽子端和孩子面前說：  
——瞧，只要每粒糯米能夠領悟到  
不互相排擠，緊緊地黏貼在一起  
就能把這顆小小的太陽擁抱！

## 臍帶

四十年前我已經戒了奶  
然而在我身上，不，是心上  
還牽着一條倔強的臍帶  
那胎盤還溢滿着嬌紅的熱血  
緊貼着滋養我的子宮壁  
那裏，自從開天辟地以來  
懷過三皇五帝，以及靈魂  
照亮二十四史的胎

我兒時的稀粥  
是白湄南河的泥水燒煮  
我年少時的行囊  
沾滿了檳榔的雨露  
我壯年以後的脚印  
都深烙在米鄉的田土；  
然而，不管我漂徙到  
經緯交織的那個網角  
我心中那條固執的臍帶  
時刻抗拒鋒利的剪刀；  
也每次在我翻閱歷史時  
爲蘇武、文天祥而血脈暴突  
爲左光斗、史可法而淚血交流  
爲靖康耻、爲鴉片戰爭而抽搐！

有人說這條臍帶最累贅  
割斷它與切除盲腸一樣無所謂  
何必爲了失落淵遠的族譜而淚垂  
最要緊的是能在沙籠搖籃裏  
安祥地睡，沒有人狠力去推；  
只要滿嘴獠牙的褓姆  
暫時還不會煩燥起來  
猛抽那快給吮罵了的奶嘴

我却一再地堅持自己  
永遠以這條臍帶去吮吸  
母體裏蓄了五千年的蛋白質  
以及令我免疫的抗體  
這臍帶所輸送的磷和鈣  
令我的脊椎垂直而立  
這臍帶的血漿裏融匯了  
竹的氣節、蓮的傲岸，以及  
愈冷愈豔的寒梅  
在冰雪中展現的生機！

中  
秋



### ——致國大一羣同學

中秋的月光在草場上結霜  
熱帶的林園為何瀰漫着北國的秋涼  
莫非冰河期又要到來了  
冰雪會不會將所有綠意摧殘？

我們提着朦朧的燈籠  
讓瘦弱的彩紙圍護那一丁點火種  
火舌掙扎着求存，在秋風中  
燈暈里隱現奔騰的熱血媽紅

林莽中倏地竄出一群餓狼  
它們因為月圓而發狂  
誤把燈籠當作懦怯的羔羊  
聽到狼嗥就嚇破了胆

同伴們把燈籠緊緊靠攏  
小小的火舌挨近了就映成烈火熊熊  
燬火的燃燒只是爲了取暖  
撲火的最終會葬身火焰中

同伴們在狼吼聲中把月餅互傳  
我們也把夾在鉛里的詩行輕朗——  
廣寒宮里的桂樹經得起風霜  
伐桂是徒然的呀，執迷的吳剛！

### 燈籠

善變的天空又再颯起季風  
滂沱的雨從黑雲竄出俯衝  
嘩啦啦地撲向簷下古老的燈籠  
蔡倫糊上的臘紙被雨水淋濕了  
倉頡的字跡變得斑駁朦朧

燈籠真的火舌臨風搖幌  
無聲地傾述自己的滄桑——  
自從燧人氏鑽木取火來烤暖  
火種就開始挑戰黑夜與酷寒

蒼蒼的海棠葉，莽莽的神州  
火種照亮了指南車  
黃帝在涿鹿戰勝了蚩尤  
自從烽火台燃遍紛擾的春秋以後  
千載以還火光映在龍族臉上  
淚痕總是沉澱着太多的哀愁

燭火曾經明滅於五胡亂華的黯澹  
華燈曾經璀璨了盛世的漢唐  
燃燒的火燄，成吉思汗始終斬不斷  
入關的女真族，最後像傾瀉的壘  
不由自主地融化於泱泱華夏的汪洋

祖父南渡時在大海中揚帆  
燈籠爲他導航，指引方向  
逆旅中遭遇風浪與險灘  
全憑燈籠裏不滅的燭火壯胆

在瘴氣裏，父親把燈籠提起  
搖醒混沌中沉睡的大地  
昏黃的燈影照紅了荊棘上的血  
荒山上燭淚灑遍無名的墓碑

高樓聳立後人們淡忘了燈籠  
蒙塵的心閃爍成逐鹿虛榮的霓虹

燈籠被棄置古廟簷頭  
寂寞地看着蝙蝠做夢  
蜘蛛捕捉迷途的昆蟲與無定的風

我彷彿聽見火舌在風中太息——  
愚昧的心呀，一旦燈籠火滅光熄  
電流中斷的漫漫長夜裏  
沒有燭火，泥濘與深坑如何迴避？

我的心為燈籠將熄而哀傷  
哀傷中我毅然緊握同伴們的掌  
互握的手掌互相交流着熱量  
來吧，讓我們為燈籠把塵埃揩淨  
把雨水抹乾，把破簷修葺  
把風雨遮攔，還有別忘了  
去把火相傳，把更多燈籠點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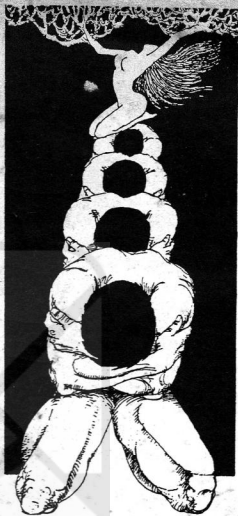
## 海棠

你問我為什麼還種海棠  
在赤道上，這種盆栽已不吃香  
多種些高貴的薔薇吧，你看  
這種花卉最有價值，適合國際市場

他也來勸我把海棠拋棄  
說農林部正在鼓勵種植胡姬  
海棠源自異地，不准蒔在公園里  
這盆栽很難護理，遲早要受病蟲侵襲

我微笑着答說薔薇不容易服侍  
種得太密可要擔心莖上的鈎刺  
胡姬的根淺，不能在土壤里扎實  
弱莖必須依賴支柱的扶持

唯有海棠令我嗅到五千年的芬芳  
她的莖挺拔着屈原的傲岸，  
花瓣含蓄着陶淵明的悠然  
葉脈洋溢着李白、蘇東坡的奔放  
豐姿蘊涵着顏回的淡泊  
神貌煥發出司馬遷、文天祥的坦蕩  
她的生態招引我熱愛中庸的煦陽！



## 樹

我把樹根愈埋愈深邃  
因為要從黑林陰影裏突圍  
讓枝桠舒展嫩葉與蓓蕾  
黏吮陽光和雨水